

SIKUJINGHUA

四库精华



晋书

[唐]房玄龄 等

何怀远 贾 馥 孙梦魁 主编

09

远方出版社



四库精华



晋书

[唐] 房玄龄等

何怀远 贾 敏 孙梦魁 主编

09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书/(唐)房玄龄等撰.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8

(四库精华/何怀远,贾歆,孙梦魁主编)

ISBN 7-80723-040-1

I. 晋... II. 房... III. 中国—古代史—两晋时代—
纪传体 IV. K237.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7966 号

四库精华 晋书

原 著	[唐]房玄龄等
主 编	何怀远 贾 歆 孙梦魁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500
字 数	5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40-1/I·16
总 定 价	1250.00 元(共 50 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历时十年纂修而成的特大丛书。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共收书三千五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上古至清初历代典籍基本荟萃于此,洵为中华民族的珍贵历史文献宝库。

全书卷帙浩繁,艰深晦涩,令当代众多读者望而生畏。鉴于此,我们删繁就简,精心挑选了50本典籍组成这套丛书,并冠名为《四库精华》。本丛书以便利和教育读者为宗旨,所选之文,皆为趣味浓深、文采焕发之作,数千年道术学艺文章之精华,几尽荟萃于斯,无一语不耐人寻味,无一篇不启人智慧。

《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位列四部之首,收录儒家经典和历代注释、疏解、讨论、阐发经义的著作。选编时,我们突破以往以儒家为中心的模式,选入了《易经》《尚书》《诗经》《论语》。史部收录的主要是历史、地理、职官、政事、典制、诏令、奏议、人物传记及目录方面的书籍。为了便

于读者更好地领略我国历史典籍，我们收选史学宏篇《资治通鉴》的精彩篇章，并遴选了多部断代史，如《三国志》《晋书》《新唐书》等。子部书籍，最早渊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代表著作《墨子》《管子》《荀子》《韩非子》《庄子》等自然是必选之列，另有兵家圣典《孙子兵法》《孙臆兵法》也一应收入。集部主要收录历代文人学者的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历代文学大家的作品肯定是首选，因此我们选了《陶渊明诗集》《李白诗集》《东坡词》《辛稼轩词集》等等，另外也选了如《楚辞》《汉魏六朝诗》等诗歌总集。

我们从现代视角审视各种典籍的重要性和可读性，并针对青年读者的阅读能力，在编辑加工上做了大量工作。规划体例时，我们考虑到读者阅读的需要与编者自身的能力，在选录原文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配上了注释、译文、欣赏、解读或说明。

相信这套书在选择与编辑加工上应该无愧于“精华”之名。但由于编者时间、能力有限，错漏、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司马冏传	(1)
司马乂传	(20)
司马颖传	(29)
索靖传	(42)
荀晞传	(49)
祖逖传	(66)
王导传	(79)
周顗传	(103)
葛洪传	(114)
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传	(122)
桓伊传	(159)
陈寿传	(166)

司马彪传	(171)
胡威传	(174)
吴隐之传	(178)
邓攸传	(186)
虞喜传	(194)
顾恺之传	(199)
隐逸传	(205)
鸠摩罗什传	(287)
佛图澄传	(297)

司马冏传

——《晋书》卷五九

【原文】

齐武闵王冏，字景治，献王攸之子也。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风。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医诊候，皆言无病。及攸薨，帝往临丧，冏号踊诉父病为医所诬，诏即诛医。由是见称，遂得为嗣。

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伦密与相结，废贾后，以功转游击将军。冏以位不满意，有恨色。孙秀微觉之，且惮其在内，出为平东将军、假节，镇许昌。伦篡，迁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欲以宠安之。

冏因众心怨望，潜与离狐王盛、颍川王处穆谋起兵诛伦。伦遣腹心张乌觚之，乌反，曰：“齐无异志。”冏既有成谋未发，恐事泄，乃与军司管袭处穆，送首于伦，以安其意。谋定，乃

收袭杀之。遂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起军，遣使告成都、河间、常山、新野四王，移檄天下征镇、州郡县国，咸使闻知。扬州刺史郗隆檄，犹豫未决，参军王邃斩之，送首于冏。冏屯军阳翟，伦遣其将闾和、张泓、孙辅出堦坂，与冏交战。冏军失利，坚垒自守。会成都军破伦众于黄桥，冏乃出军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舆废伦，惠帝反正，冏诛讨贼党既毕，率众入洛，屯军通章署，甲士数十万，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天子就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冏于是辅政，居攸故宫，置掾属四十人。人筑第馆，北取五穀市，南开诸署，毁坏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凿千秋门墙以通西阁，后房施钟悬，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见。坐拜百官，符敕三台，选举不均，惟宠亲昵。以车骑将军何勖领中将军。封葛旗为牟平公，路秀小黄公，卫毅阴平公，刘真安乡公，韩泰封丘公，号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经冏府，即考竟之。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南阳处士郑方露版谏，主簿王豹屡有箴规，不能用，遂奏豹杀之。有白头公入大司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杀之。

罔骄咨日甚，终无悛志。前贼曹属孙惠复上谏曰：

“惠闻天下五难，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庙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贯甲冑，犯冒锋刃，此一难也。奋三百之卒，决全胜之策，集四方之众，致英豪之士，此二难也。舍殿堂之尊，居单幕之陋，安嚣尘之惨，同将士之劳，此三难也。驱乌合之众，当凶强之敌，任神武之略，无疑阻之惧，此四难也。檄六合之内，著盟信之誓，升幽宫之帝，复皇祚之业，此五难也。大名不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权不可久执，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五难而不以为难，遗其不可而谓之为可。惠窃所不安也。”

“自永熙以来，十有一载，人不见德，惟戮是闻。公族构篡夺之祸，骨肉遭泉夷之刑，群王被囚檻之困，妃主有离绝之哀。历观前代，国家之祸，至亲之乱，未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书过，后嗣何观！天下所以不去于晋，符命长存于世者，主无严虐之暴，朝无酷烈之政，武帝余恩，献王遗爱，圣慈惠和，尚经人心。四海所系，实在于兹。”

“今明公建不世之义，而未为不世之让，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长沙、成都，鲁、卫之密，国之亲亲，与明公计功受赏，尚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勋，迈臧、札之风，刍狗万物，不

仁其化，崇亲推近，功遂身退，委万机于二王，命方岳于群后，耀义让之旗，鸣思归之銮，宅大齐之墟，振泱泱之风，垂拱青徐之域，高枕营丘之藩。金石不足以铭高，八音不足以赞美，姬文不得专圣于前，太伯不得独贤于后。今明公忘亢极之悔，忽穷高之凶，弃五岳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权势受疑，内以百揆损神。虽处高台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忧，过于颍、翟之虑。群下竦战，莫之敢言。”

“惠以衰亡之余，遭阳九之运，甘矢石之祸，赴大王之义，脱褐冠骨，从戎于许。契阔战阵，功无可记，当随风尘，待罪初服。屈原放斥，心存南郢；乐毅适赵，志恋北燕。况惠受恩，偏蒙识养，虽复暂违，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诚，冒昧干迁。言入身戮，义让功举，退就钺锧，此惠之死贤于生也。”

罔不纳，亦不加罪。

翊军校尉李含奔于长安，诈云受密诏，使河间王颙诛罔，因导以利谋。颙从之，上表曰：

“王室多故，祸难罔已。大司马罔虽唱义有兴复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宁社稷，实成都王之勋力也。而罔不能固臣节，实协异望。在许昌营有东西掖门，官置治书侍御史、长史、司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仪。京城大清，篡逆诛夷，而率

百万之众来绕洛城。阻兵经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坏乐官市署，用自增广。辄取武库秘杖，严列不解。故东莱王蕤知其逆节，表陈事状，而见诬陷，加罪黜徙。以树私党，僭立官属。幸妻嬖妾，各号比之中宫。沉湎酒色，不恤群聚。董艾放纵，无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张伟恇恇，拥停诏可；葛旗小竖，维持国命，操弄王爵，货赂公行。群奸聚党，擅断杀生。密署腹心，实为货谋。斥罪忠良，伺窥神器。”

“臣受重任，蕃卫方岳，见罔所行，实怀激愤。即日翊军校尉李含乘驿密至，宣腾诏旨。臣伏读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义，君亲无将。罔拥强兵，树置私党，权官要职，莫非腹心。虽复重责之诛，恐不义服。今辄勒兵，精卒十万，与州征并协忠义，共会洛阳。骠骑将军长沙王义，同奋忠诚，废罔还第。有不顺命，军法从事。成都王颖明德茂亲，功高勋重，往岁去就，允合众望，宜为宰辅，代罔阿衡之任。”

颙表既至，罔大惧，会百僚曰：“昔孙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倾覆，莫能御难。孤纠合义众，扫除元恶，臣子之节，信著神明。二王今日听信谗言，造构大难，当赖忠谋以和不协耳。”司徒王戎、司空东海王越说罔委权崇让。罔从事中郎葛

旗怒曰：“赵庶人听任孙秀，移天易日，当时喋喋，莫敢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贯甲冑，攻围陷阵，得济今日。计功行封，事殷未遍。三台纳言不恤王事，赏报稽缓，责不在府。谗言僭逆，当共诛讨，虚承伪书，令公就第。汉魏以来，王侯就第宁有得保妻子者乎！议者可斩。”于是百官震悚，无不失色。

长沙王乂径入宫，发兵攻冏府。冏遣董艾陈兵宫西。乂又遣宋洪等放火烧观阁及千秋、神武门。令黄门令王湖悉盗骆虞幡，唱云：“长沙王矫诏。”冏又称：“大司马谋反，助者诛五族。”是夕，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帝幸上东门，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败，乂擒冏至殿前，帝恻然，欲活之。叱左右促牵出，冏犹再顾，遂斩于阊阖门外，徇首六军。诸党属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乐安王冰、济阳王英于金墉。暴冏尸于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敛。冏故掾属荀诩等表乞殡葬，许之。

初，冏之盛也，有一妇人诣大司马府求寄产。吏诘之，妇人曰：“我截齐便去耳。”识者闻而恶之。时又谣曰：“著布襦腹，为齐持服。”俄而冏诛。

永兴初，诏以冏轻陷重刑，前勋不宜湮没，乃赦其三子超、冰、英还第，封超为县王，以继冏祀，历员外散骑常侍。光

熙初，追册曰：“咨故大司马、齐王冏：王昔以宗藩穆胤绍世，绪于东国，作翰许京，允镇静我王室。诞率义徒，同盟触泽，克成元勋，大济颖东。朕用应嘉茂绩，谓笃尔劳，俾式先典，以畴兹显懿。廓土殊分，跨兼吴、楚，崇礼备物，宠侔萧、霍，庶冯翼戴之重，永隆邦家之望。而恭德不建，取侮二方，有司过举，致王于戮。古人有言曰：‘用其法，犹思其人。’况王功济朕身，勋存社稷，追惟既往，有悼于厥心哉！今复王本封，命嗣子还绍厥绪，礼秩曲度，一如旧制。使使持节、大鸿胪即墓赐策，祠以太牢。魂而有灵，祇服朕命，肆宁尔心，嘉兹宠荣。”子超嗣爵。

永嘉中，怀帝下诏，重述冏唱义元勋，还赠大司马，加侍中、假节，追谥。及洛阳倾覆，超兄弟皆没于刘聪，冏遂无后。

太元中，诏以故南顿王宗子柔之袭封齐王，绍攸、冏之祀，历散骑常侍。元兴初，会稽王道子将讨桓玄，诏柔之兼侍中，以驸虞幡宣造江、荆二州，至姑孰，为玄前锋所害。赠光禄勋。子建之立。宋受禅，国除。

郑方者，字子回。慷慨有志节，博涉史传，卓犖不常，乡间有识者叹其奇，而未能荐达。及冏辅政专恣，方发愤步诣洛阳，自称荆楚逸民，献书于冏曰：“方闻圣明辅世，夙夜祇

惧，泰而不骄，所以长守贵也。今大王安不虑危，耽于酒色，燕乐过度，其失一也。大王檄命，当使天下穆如清风，宗室骨肉永无纤介，今则不然，其失二也。四夷交侵，边境不静，大王自以功业兴隆，不以为念，其失三也。大王兴义，群庶竞赴，天下虽宁，人劳穷苦，不闻大王振救之令，其失四也。又与义兵歃血而盟，事定之后，赏不逾时，自清泰以来，论功未分，此败食言，其失五也。大王建非常之功，居宰相之任，谤声盈途，人怀忿怨，方以狂愚，冒死陈诚。”罔含忍答之云：“孤不能致五阙，若无子，则不闻其过矣。”未几而败焉。

【译文】

齐武闵王司马罔，字景治，献王司马攸的儿子。少年时以仁惠称誉，喜好赈济布施，有父亲司马攸的风范。先前，司马攸患有疾病，武帝不以为真有病，派遣太医去为他诊断，都说没有病。等到司马攸死了，武帝司马炎亲临吊丧，司马罔哭号诉说父亲的病是被医生所耽误，诏命立即杀了医生。于是，司马罔有名声，并且继嗣封了王位。

永康年间，擢拜为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赵王司马伦秘密与他相约结盟，废贾后，因有功劳转拜为游击

将军。司马罔不满意于他的职位，面有愤愤不平的脸色。孙秀稍有察觉，并且害怕他在京师为患祸乱，让他出京师任平东将军、假节，镇守许昌。司马伦篡夺皇帝位，迁任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想用这种宠爱安抚他。

司马罔因为大家都怨恨司马伦，暗中与离狐王盛、颍川王处穆计划起兵诛讨司马伦。司马伦派他的心腹张乌监察他，张乌返回，说：“齐王司马罔对你没有二心。”司马罔已经有成竹在胸，图谋没有付诸行动，惟恐事情暴露，就与军司管袭杀了王处穆，将他的首级送给司马伦，用以安定司马伦的心。阴谋得逞后，又逮捕并杀害管袭。于是就与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人起军，派使者告诉成都王、河间王、常山王、新野国四王，传布檄文于天下及镇、州、郡、县，都让他们知道。扬州刺史郗隆得到檄文，犹豫未决，被参军王邃斩杀，将首级送给司马罔。司马罔屯军阳翟，司马伦派他的部将閆和、张泓，孙辅领军出兵浞坂，与司马罔交战。司马罔军失利，坚守营垒，不出战。逢成都王司马颖军打败司马伦的军队于黄桥，司马罔才出兵攻打官和等军，大获全胜。等到王舆废司马伦，惠帝司马衷反正为皇帝，司马罔诛讨贼党乱徒的任务完成，于是率军入洛阳，屯军通章署。他的军队，甲

士多达数十万人，旌旗武器很多，震动了京师。天子就此擢拜他为大司马，加九锡之命，为他备物典策，都同宣帝、景帝、文帝、武帝辅佐曹魏一样。

司马罔从此开始辅佐朝廷，居住在献王司马攸原来住的官里，置掾司属四十人。扩大修筑住宅堂馆，在北面取消粮食市场，在南面开拓拆毁官署，毁坏庐舍数以百计，用扩大修筑住宅堂馆，聘用有名工匠为之营造，规模与西宫相等。开凿千秋门墙，便于里通西阁，后房施钟声乐悠扬，前庭舞乐以八佾，沉于酒色，不上朝拜见。坐着迎拜百官，符敕三台，选择举措不合于礼法，惟以宠爱亲昵相任用。任车骑将军何勋领中领事。封葛旗为牟平公，路秀为小黄公，卫毅为阴平公，刘真为安乡公，韩泰为封丘公，号称“五公”，把他们当作心腹任用。殿中御史桓豹向惠帝奏事，不先经过司马罔府视问，于是就考查追究他。从此，朝廷大臣都对他侧目相待，海内失望于他的骄纵。南阳处士邓方上奏极力谏阻，主簿王豹屡次至箴规劝，司马罔一律不予采纳，并且奏疏惠帝，杀了王豹。有一个白头老人到大司马府大呼，说用兵之事出现，时间不会超过甲子旬。于是就逮捕杀了他。

司马罔骄纵恣势日益严重，终于没有悔改的意思。原贼